

# 人人都说 我爱你

南妮

终于退出了班级里的群聊,因为有男同学在出题目:假如回到30年前,全班23个女同学,你愿意娶哪个为妻?当时一双近视眼,狠眨了几下,得到确认后倒抽一口冷气:这是堂堂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今日的水准?今日抵达的境界?分明一种“苟富贵、重洗牌”——农民做了皇帝之后民间大肆选妃的心理,暴发户的牛刀,竟然欲在年过半百、早已为人妻为人母、嫁得早的连准外婆都快当上的昔日同班女同学的身上开心一试?呵呵,也对,衣锦归故里。

也或许,且无富贵且仍平民,纯粹娱乐一把。老娘舅,上海外婆,阿庆讲故事,柏阿姨说男女,好声音故事会,今夜说点事……全民娱乐,寓教于乐,到了教授那里,或者文化干事文化官员那里,自然水涨船高,娱乐节目也别出心裁富有创意。

没有暴发,也学着暴发户的嘴脸过一下选妃的干瘾其实是 是不利养生的。财不大无法气粗。倒是宁愿成全其美,愿意想象那成一方诸侯的诸侯、那某座无名之山的山大王捋须一笑:谁让你们当初眼睛没有长好?竟然都只看校园里“高大上”?——时间会洗涤许多吗?时间真的会创造奇迹?年轻人或许会对时间抱以无限遐想无限热望。中年人却是越老越相信那些 亘古不变的老话,比如:狗改不了吃屎,三岁看八十岁之类。

“妈妈,你真有空噢!还群聊!我没有时间,我只一对一私信发我去美国读书的好朋友。”

“妈妈,人有什么好晒的?人都是不变的,而景是变的,我只发小严我去过的地方的风景。像北海道啦,静安公园啦,还有我们初中静中旁边的‘可的’超市突然关门了。小严也蛮伤心的,她暑假里从美国回到上海,去母校看看的话,没有旧可以怀了……”

女儿絮絮叨叨。小的比老的高明!

一种“统吃”的心理,几乎占据着半城的人。女王范儿,男王气场。明星线路,我即明星。男的爱你,女的爱你,老也爱你,少也爱你。明星,当然是要光耀全城的。容貌完美,装扮华贵,台词抒情,身世传奇……吸睛术便是敛财术。学术明星当然也是明星,俨然讲坛,俨然获奖,著作等身,家庭模范,倘若再名衣包装名包配备,风头更健那是一定的。又是乔治·阿玛尼,又是心灵鸡汤,谁能抵得过物质精神双重的“吸睛术”。那不是技术而是魔术。

表演倘若回报丰厚,表演当然会就此上瘾。

本是看戏的观众身份,渐渐地坐不住了。跃跃欲试。谁规定我们只能看戏赏戏?不是本世纪发明了最伟大的群众娱乐,叫做:卡拉OK吗?

热闹的时代,无法寂寞。就是寂寞的行业也无法坐下来承认此生须得寂寞。喧哗的时代,无法宁静。就是应该安静的人们,那沸腾的声音,灵魂里的、市声里的,搅得小心灵实在无法安宁。

呵,呵,谁没有圈?朋友圈,同学圈,插兄圈,插姐圈,老乡圈,海归圈,拳友圈,琴友圈,汤唯粉丝圈,郭敬明小粉丝圈,孩子校委会、班委员也有圈,退休有了空当然有圈,且圈中有圈、圈与圈还搞穿插交错,活动时间表绝对是要严格核对,以防一不小心就遗漏掉个别圈……

忙,怎么不忙!

那日去看父母。母亲说她已经不参加学生聚餐了。为什么呀?老妈是多么喜欢热闹的一个!“我中学教过班的那些学生已经50多岁、快60岁的人了吧?竟然当着我的面,男的和女的喝交杯酒。”“嘿嘿……”——坐在饭桌另一头,我那平日不苟言笑、毫无幽默感的老爸竟然笑起来。他笑起来竟然这样有趣而可爱。“唉,他们乘酒兴,玩玩的呀。老妈,你怎么不改变你那一本正经的教师腔!”“还有个男学生借酒劲上来拥抱我,他的头离我的头那么近,我只好使劲硬着脖子把脑袋从他肩膀上偏过去点!”我大笑。“妈妈,你下次如果把老爸带上,他就不敢了!”“没有下次了!我一概不接受邀请了。”老妈如此决绝。“你还是有点封建,这么大岁数,给搂一下没有什么的啊,老妈,你看人家外国人,陌生人也拥抱的,管他什么男女!”“我知道,问题是——那个男学生名声不好,他曾经进过监狱!”

我终于笑倒。决定把请老爸老妈外出吃喝的任务一杆子负责到底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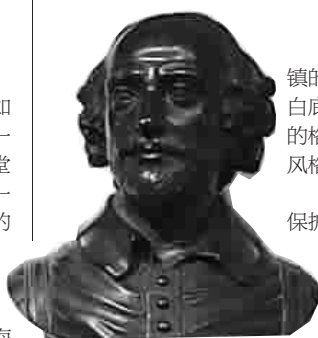


# 莎士比亚的世界

储福金

莎士比亚故居在斯特拉特福小镇上。那是一座带阁楼的二层楼房,位于小镇的亨得街北侧。这座十六世纪的老房子,白底黑木的墙面,如同画着一条条长方形的格子。小镇上多数房子都是这种都铎式风格。

英国有保护古迹的规定,被选为法定保护的古建筑称为登录建筑,是那些有特殊建筑艺术或历史价值,其特征和面貌值得保存的建筑物。此古迹并非仅供参观的,里面住着居民。房主可以装修内部,但外形必须保持,并有适时修缮的义务,不执行者当局可按市价收购。而对登录建筑进行拆毁、改建、扩建的行为都被视为刑事犯罪。



站小镇街上放眼望去,一片都铎风格的白底黑木房屋,有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觉。

莎士比亚便是有着独特风格的艺术大师。

“文革”刚过的当初,我曾在县文化馆搞群众文艺创作。群众文艺重头的便是小戏剧。我写的第一个小戏,是小话剧,人物与语言受莎翁作品的影响。剧本参加了地区评选,评选先由各编剧互评,讨论时,不少地方编剧都批我的小话剧语言脱离生活。唯独当时的地区创作组长力排众议,指出剧本中的语言亦韵亦散,是莎剧色彩,属高雅艺术。于是我的小话剧得了二等奖,后来还在地区文化宫排练演出过。自然,参观莎士比亚故居,我有种朝圣般的感受。

正是出于保持原貌遗存的考虑,莎士比亚故居至今保留着原样。在有关莎士比亚的展览厅侧门外,是莎士比亚家的后花园,数百平方米的园中,长着紫罗兰、黄水仙、薄荷、风铃草、雏菊、白龟头花、金盏花、黑草莓、野豌豆等草本植物,已是秋季,依然绿色葱茏,开着各色的花。另有桑树、月桂树、胡桃树,还有一棵据说是莎士比亚亲手种植的大松树。

这片开阔的花园与众多的植物让我喜欢,我喜欢,是因为我感觉到莎士比亚的童年的环境不囿于逼仄之中,且伴着鲜活的色彩。这与他丰富多变的创作也是有关的吧。

由一间小门从花园进入那座莎士比亚诞生的楼房,我是独自观游,加上语言不通,只是从所看所行给自己留下印象。

我知道,故居里的家具、装饰、绘画和其他物件,有着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时期的特点,每个时代都有其不同的形式与色彩。楼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一张靠窗的长条桌上放着的手套。刚才走在街上我就注意到有个开着的窗口,里面的桌上正放着手套。我也知道,莎士比亚的父亲是做手套的行家。

二楼的主卧室便是莎士比亚的诞生地,主卧与客厅对应,楼室都铺着橡木地板,莎士比亚的童年和青少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挂着绿褐相间帐子的宽大双人床上,叠着靠枕,莎士比亚的母亲就是在这张床上生下了莎士比亚,双人床旁有一张浅绿色的木制婴儿床,一切都很简单。一个孩子于这简单而平凡中存在,却在将来创造出那样梦幻般的艺术世界,而让普通的人如观神迹。人只是人,所生活过的地方,就算是再华丽的宫殿,看久了也属普通。而人之灵,一旦超越,恍若飞天舞花,幻化出不可思议之天地,点化出无尽深邃之世界。英国有一句谚语:宁可不要一百个印度,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。然而,莎士比亚再不凡,肉体的他,从这里起始,终于于斯特拉特福镇的圣三一教堂前的墓中。人生数十年,也曾颠沛流离,也曾地位低贱,存世之时,或见者只以为一普通人罢了。那灵之想象所营造的艺术天地,色彩雄浑,变化无端,似乎与那逝去者有着联系,又似乎完全超越了时空,依然多姿多彩地活着。

在斯特拉特福镇旁的艾汶河畔,莎士比亚青铜坐像安放在高大的纪念柱顶上。四周还有四座莎剧作品中重要人物的塑像,我在哈姆雷特思考的塑像前拍了一张照。塑像上的哈姆雷特是沉思的形象,手上捏着一只骷髅:是生存还是毁灭?

从长长的人类历史来看,一切生存过的总会毁灭,然莎士比亚的名字是永存了,特别是在斯特拉特福镇,镇上还有莎士比亚学会、莎士比亚画廊、莎士比亚剧院等,所有的活动几乎都靠到了莎士比亚名下,好像小镇的存在,就是为了等候莎士比亚生长与逃离,然后再等候世人来凭吊谒拜。

英国人称斯特拉特福镇为“莎士比亚的世界”。



# 愿岁月待你 亦如是

魏梦晓

32岁生日的次日,是很神奇的一天。

那天下午,一家三口前往在思南路去的小店吃下午茶。先生带女儿入座,我去吧台点单。女店员问我:“你是以前来过吗?我觉得你好面熟。”我答是。她又问我,“你是以前常去张江吗?”他们公司在张江亦有分店。我有点惊讶,点点头。原来她是2005年就在张江总店就职的Tina,而我那时在张江有兼职,常去那边吃饭,直到毕业之后有了正式工作,便很少再去张江店,而是改去其他的分店。

都快十年了。她从一开始就是骨干员工,我记得她并不奇怪。然而我并非很有特点的客人,她记得我,便不可不说是缘分。她说她记得我后来也常来思南路这边。我们一同倚着吧台,闲聊着,我看着先生陪女儿玩,说些这些年的经历,她给我看她女儿的照片,好像失散多年的旧友,有些惊喜,又无比自然。

吃了下午茶,我们去武康庭吃晚饭、买花。多年来我们早已习惯每有值得或者无需庆祝的事,便来这儿配一束花。一入店,一位很久没见过的女店员便认出我曾在怀孕时来过。我很惊讶,为何巧遇都集中在今天?不过说来也真是巧,她所记得的那次,我不用来,因为先生本是偷偷订的花。可他突然眼睛受伤,我便只好亲自带着他来取那打香檳色玫瑰。当时的窘迫,都成为此刻的笑谈。临别时她感叹当时我还在怀孕,如今女儿都能给我选花了。而她自己也已结婚生子。我无法掩饰自己对时光的感慨,告诉她,“很快你会感到自己追不上孩子成长的脚步。”

回家路上,跟先生聊起来在这些店里的往事。伤心的并非不记得,阴霾天气坐在张江的店里,对着蓝莓芝士蛋糕,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,画面像黑白电影一样闪过。可我更记得那些美好的事物。跟先生第一次在那家店里约会,某一个瞬间我居然觉得他没头脑的行为很可爱,那一刻我开始确定,也许我是喜欢他吧。工作后,在那儿第一次和单位的好友聚会,秋日温暖,言笑晏晏,让我第一次感到,在这个一无所有的城市里,我终于有了些什么,让自己可以从此不再担心生活飘摇无依。

还记得,有一年腊月里,闲逛到花店,正好是花店最后一天营业。于是老板廉价卖给我许多各色玫瑰、桔梗和花毛茛,再加一盆蝴蝶兰,多到我几乎抱不住。我带着花去车站接爸妈,一路吸引无数目光。爸爸出站远远看着就两眼放光,回家后花了许多时间亲自修剪、搭配、插瓶。那年的春节仿佛格外美丽。

那是阳光下飞鸟的尾羽、红狐的毫尖,生动鲜明,熠熠生辉。

睡前我用手机查阅邮件,看到常订购的出版商推荐一套绘本。这是十几年前一位朋友跟我细细讲过的,他小时候看的一本书。一唱三叹般的巧合,已不再让我惊讶。我跟这位朋友交往的终结颇为不堪与伤感,故而多年来我一直刻意远离相关的回忆。可看到封面,我清晰记得的,只有书里曾感动过我的细节。

我曾苦于自己记忆过于清晰,尤其是伤心事更容易留存。可时至今日,我惊异地发现,时光飞逝,岁月留给我的,所有生动的细节,都是美好的事物,闪闪发光,充盈温柔。

愿岁月待你亦如是。